



张庆龙 著

——我颠倒了整个世界 只为摆正你的倒影——

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人等着你

张爱玲传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
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却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人等着你

张爱玲传

张庆龙 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人等着你：张爱玲传 / 张庆龙
著. --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075-4764-1

I. ①这… II. ①张… III. ①张爱玲 (1920-1995)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39913号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人等着你：张爱玲传

著 者：张庆龙

责任编辑：胡慧华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bs.com.cn>

电 话：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67

责任编辑 010-5833619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保定市西城胶印有限公司

开 本：880 × 1280 1/32

印 张：8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75-4764-1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千言万语话张爱玲



张爱玲是个说不尽的人物，有着说不尽的话题。在中国，她是文艺青年口中的谈资，有人说她是个天才，才华横溢；也有人说她性情孤僻冷傲，不近人情；有人说她无情自私，毫无安全感；也有人说她痴心，被人伤害了却不知反抗……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却没人敢说自己懂得她理解她。我想她本人倒是未必愿意看到自己这样被神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两件事上看出：一个是关于她的祖母，另一个则是关于胡适之先生。

她的祖父张佩纶曾经因为马尾海战失败被罢官定罪，因为这个缘故，她的祖母李菊藕曾经跟自己的子女说“福建人最坏”——当时的中国海军多为福建人——这自然是一个妇人的胡言乱语，只是因为卫护丈夫的缘故，然而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却写道：

西谚形容幻灭为“发现他的偶像有黏土脚”——发现神像其实是土偶。我倒一直想着偶像没有黏土脚就站不住。我祖父母这些地方只使我

觉得可亲，可悯。

后来她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又用到了“偶像的黏土脚”这个说法，足见她并不喜欢那样被神化。她一向喜欢标榜自己是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这样害怕“高处不胜寒”的虚空，反映到她的文章中便是人性的复杂性，没有一个彻底的人物。

她说人性是一本复杂耐读的书，一辈子都读不完。我们生于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不彻底的道德观——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她这些对人性的认识使得她的作品里充满着各种可悲可怜的人物，他们一个个鲜活而真实，也许这才是我们热爱她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每个人都能在她的作品里看见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

所以，我决心写一本与众不同的张爱玲传记，既不是一些人口中的冷艳、骄傲、自私、天才，又不是另一些人口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我想把她更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正如她自己所说人性是复杂的，她自己也是多面的。我愿意抛开既定标签，力图呈现一个较为真实、像样的张爱玲。

目 录



尘烟散尽

- 家族没落 / 002
- 日落西山的命运 / 009
- 校不准世界的老时钟 / 014
- 重获自由的鸟儿 / 020
- 母亲与姑姑一起出走英国 / 026
- 姨奶奶的到来 / 032
- 与弟弟玩耍时的快乐时光 / 037
- 来自父母的熏陶 / 043

转瞬，悲与喜

- 母亲和姑姑回来了 / 050
- 绘画 or 音乐 / 056
- 父母离婚 / 061
- 姑姑家寻母气息，受西方教育 / 068
- 父亲再婚，晴天霹雳 / 074
- 讨厌后母，暗无天日 / 079

终不过是满眼空花一片

- 灰色的青春 / 086
- 与姑姑的点滴日常 / 092
- 母亲回来，铁定去英国留学 / 098
- 风雨欲来，矛盾激化 / 104
- 黑暗的日子，被关、留学不成 / 110
- 与母亲生活的日子 / 116

一段没有结局的故事

- 离家远走香港 / 124
- 《西风》投稿，母亲来港 / 130
- 与母亲在香港的相处 / 135
- 战争中的张爱玲以及朋友们 / 141
- 战乱下的贫穷与饥饿 / 146

爱情、名利皆来

- 写作，崭露头角 / 154
- 噢，你也在这里吗 / 160
-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 166
-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 172
- 胡兰成移情 / 178
- 爱情的甜蜜还未品尝便已遍体鳞伤 / 184
- 千疮百孔的爱，终是分手 / 189
- 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你时，做什么都不妥当 / 194

远走美国

我有故事，你有酒吗 / 202

邝文美是张爱玲的一面镜子 / 207

与炎樱变淡 / 212

与胡适交往点滴 / 217

再次邂逅爱情 / 222

爱情的世界里，她是忠诚坚忍的 / 228

内心是一座孤岛 / 233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238

张爱玲经典语录 / 244



尘烟散尽

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再怎么悠长的岁月，有一天也会心头一颤，怎么说完就完了？从前觉得度日如年的快乐，都会变成将来惆怅的记忆。

家族没落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张爱玲

大约天才都该是这样的——要么出生在贫穷之家，要么出生于没落贵族。不知是否缺钱少衣能够引起人的斗志，还是因为急景凋年容易让人敏感多愁。总之，天才们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走这样一段人生。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如是说。

“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我们熟悉的《金锁记》，开篇苍凉的月色铺满了整个故事，像笼罩了晕黄的朦胧丝织物，那织物虽贵重，却总有点轻飘飘的距离感——1920年的夜晚，中秋才过了几日，毛茸茸的月亮照着上海公共租

界的一处中西合璧的老房子。老房子靠近苏州河，藤萝爬满了院墙，从外面看倒还是一处幽雅的居所，只是凑近了才闻到一股铜绿发霉的腐朽味道。

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老房子里，很多年以后当她还从天津的家返回上海时还跟着保姆何干一起回访住在那里的大爷大妈，对老房子影子似的往下沉的感觉依然触目惊心。好在，那一晚，她还只是个粉红色的婴孩。当她睁开好奇的双眼开始打量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知第一眼看见的是否是她那位美丽非凡的母亲——黄素琼。

母亲黄素琼将她交给老妈子何干——何干是张家的老人了，服侍过老太太——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藕——张爱玲的奶奶；连带着又养大了她的父亲张廷重、姑姑张茂渊。她出生的时候，这个曾经的簪缨世家只剩下了空壳子，像夕阳的余晖一样看着和煦但终免不了西沉的一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光父亲张廷重（原名张志沂，字廷重）这一边继承的祖宗家业就有安徽、天津、河北等大宗土地，南京、上海等处房产8处。

此时，她的奶奶已经过世好几年了，而爷爷张佩纶则更早。“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后来的她曾说过这样动情的话，对一向“寡情”的张爱玲来讲，这也许是最深情的告白了。

当年张佩纶与李菊藕的婚姻也算是一时佳话。张佩纶原先娶过两任夫人，先后病故，待到四十岁的时候反倒成了一身拖累的光棍汉，奶奶

李菊藕容貌清丽、端方，嫁给张佩纶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姑娘却要学着做人家的后母。在这一点上只怕与张爱玲的后母颇相似。

后来的张爱玲对爷爷很感兴趣，而姑姑张茂渊则直说爷爷配不上奶奶。没错，姑姑的美貌遗传的是奶奶的——虽然她自己觉得长得像爷爷多一点。

张佩纶祖上算是“耕读世家”，河北丰润人。他个性狷急耿直，书生意气，在朝中与同辈张之洞等人常常语出惊人，因倾慕明末东林党，遂自称他们是“清流党”，光听这名字就可得知他是有多讨厌“浊流”了。

他甚至公然反对过李鸿章，只是不知为何李鸿章非但没有计较，反而在他政治上走下坡路的时候伸出援手，将爱女李菊藕嫁给他。后来在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回忆文章里提及李鸿章大约是因为体恤故人之子才“出此下策”，李鸿章的夫人十分不乐意，自己的女儿花容月貌，对方已经年过四十还是个“罪臣”，将女儿嫁过去简直是自讨苦吃。做母亲的总是比父亲多一点疼爱，这是“人之常情”。

当时的他被曾朴写进了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后辈们好奇的时候就看《孽海花》去追寻先人的踪迹，张爱玲稍长的时候总问父亲张廷重，奈何父亲“一味辟谣”，告诉她全是假的，令她失了兴味。转而去询问姑姑，姑姑却说：“我们是没办法，受够了，现在不兴这个，你们这一代要向前看……”多么英气的姑姑。

受够了什么呢？显然不是张佩纶，想来应该是受够了所谓大家族的虚妄与道德的虚伪，像《红楼梦》中的探春一样，要么希望自己是男儿身，要么幻想自己出生在一个寒门小户里还能够享点家庭的温馨。

爷爷张佩纶是名重一时的文人。但，终其一生他也只是个文人，政治上的作为与他的老丈人李鸿章是不可比拟的。

人人都说他们的结合是佳偶天成，张爱玲却说奶奶并不怎么会作诗，存下的一首诗还是经过爷爷润色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她这样舍得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

张佩纶去世时候，儿子张廷重只是个七八岁的孩童，女儿张茂渊两岁，对他似乎没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但李菊藕对子女的培养却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个性，乃至后来的张爱玲一切成长的遭遇都与此有关。

母亲独立带大的男孩通常性格温顺敏感细腻，而女孩常有着独立自主的坚强。

关于张爱玲父亲与姑姑的成长，她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里通过几个老妈子的嘴有过清晰的描写。李菊藕不知出于何种缘故，将男孩当女孩子养，却将唯一的女儿当男孩子一样散养。张廷重幼年常常穿着女孩子气的衣服，不大出门，偶尔出门，清瘦的身子必定挨着墙角走，面色苍白，身形瘦长，仿佛一阵风吹着就能倒了似的。活脱脱一个女子气的男人。

兄妹两个如此不同，这为他们日后因意见不同分道扬镳埋下了祸根。世间万物看起来是那樣的偶然，因为它只给我们呈现它的结果，必须拨开果子看到内里方能见着那让人疼痛的因。

如果说张佩纶与李菊藕的婚姻还算是伉俪情深情投意合，那么当年倔强的黄素琼与张廷重的婚姻则是真正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了。黄素琼的爷爷是长江水师提督，母亲是黄家从湖南买来的小妾。姨太太出身，一生要强，生怕别人瞧不起。

黄素琼与张廷重定的是娃娃亲，在她还是个幼儿的时候大人们早已将她一辈子的幸福都托付给另一个孩童——张廷重了。他们不曾去想黄素琼的未来，反正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也没见天塌了地陷了。

她与张廷重不同。黄素琼虽然裹着一双小脚，却几乎踩着新思想一路过来的，内心清刚要强，从不服输，有了孩子之后的她总是对张爱玲说她们那一辈的女人没得选择，想去读书都不行，一心一意地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

“我们湖南人是顶勇敢坚强的！”这是她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她生得美丽，在张爱玲的记忆里她的形象永远是朦胧的洋装，还有湖蓝水绿一样葱茏的色彩——如果遗传真有那么神奇，我们也许该感叹，张爱玲终其一生对鲜艳色彩的爱好可能来自她这个学油画的母亲。她晚年在美国的时候，甚至将地板都涂满这种蓝绿色。

也许，那时候的她怀念的是小时候在天津的时光吧，一张她三岁模样的照片，胖嘟嘟很是可爱，剪着齐眉的刘海，端坐在凳子上，母亲为她的照片着色，用的就是那种蓝绿色。

黄素琼的勇敢强势遇上张廷重的温柔适意，原本该是多好的一对璧人。张廷重学识渊博，浑身透露的全是中国旧文人的儒雅与闲适，他出了名的好脾气。只可惜，他们生错了年代，再不能一如先辈们那样生活。

黄素琼那面的“新”与“强”，与张廷重那面的“旧”与“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思想的交集。他们没法子像过去的人一样，夫妻性格互补地凑巧拼成一个圆。

长大后的张爱玲也奇怪母亲缘何要嫁给父亲，母亲只幽幽地说，你

外婆要强好面子，已经定下的婚事如果悔了，岂非要人看笑话！

是的，旧中国的父母们就是这样狠心，为了所谓家族的荣耀，将儿女们一生的未来维系在某个完全陌生的人身上，他们自己也是这样摸爬滚打一辈子趟过岁月的河流，自信靠着一股“摸石子过河”得来的经验完全可以让她们与幸福结缘。一旦过了婚姻那道门，此后流泪还是流血全看她们自己的造化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信条。

为此，黄素琼顶讨厌的是男尊女卑的思想，后来她着意培养女儿忽略对儿子的照管，也许还有这一层补偿心理。

如果不是这一早已经签订的婚书，世上也许少一个天才女作家，但是会多出两个平凡而幸福的家庭吧？黄素琼自己后来也说：“你爸爸年轻时候倒是不难看，挺秀气的。假如他遇上了一个爱他的女人，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可惜，这世间令人感到最无可奈何的是‘如果’两个字。”

没错，她不爱他，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她抗拒着他的一切，张廷重却始终对她怀有一份难以言传的爱意。她漂亮、自立、勇敢、坚强，每一种都是他周围的女人罕有的，她对他而言像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他也曾用心想要走进去，奈何他清瘦的身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通往幸福的那扇门。

这个自信满满的女人带给他一生的怀想与自卑，让他在日后每一次想要亲近她的时候，内心总觉得密布隔膜的哀伤。

张爱玲四岁左右，他们家举家迁往遥远的北方——天津。离开祖辈的老房子原因别无其他，而是黄素琼与张廷重同父异母的哥哥一家处不来，尤其是妯娌之间不和。

有人的地方就有战争，有女人的地方常年硝烟弥漫。

黄素琼固然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人——张爱玲在《易经》中就曾这样毫不留情地说道，但她那个贪钱的大爷大妈只怕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连累着日后两家还要为爷爷奶奶留下的一点家业打官司，想来簪缨贵胄的生活确实也有不得已的酸辛。

日落西山的命运

姐姐在才情上遗传了我父亲的文学与我母亲的艺术造诣。但在相貌上她长得较像父亲：眼睛细小，长身玉立。我则较像母亲：浓眉大眼，身材中等。不过在性格上又反过来：我遗传了父亲的与世无争，近于懦弱，姐姐则遗传了母亲湖南女子的刚烈，十分强悍，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

——张子静

这个粉嫩的女婴（张爱玲）满周岁了，她咧着嘴微笑着面对周围的世界，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尘世多美好。她终其一生对凡俗世界都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她曾这样说过。她爱人生。

家里还是老法子，在满周岁的时候给孩子准备各色东西以检测孩子们的志向。大红的漆盘里摆了一支毛笔、一个顶针、一个红丝线穿起来的古铜钱、一本书、一个骰子、一个银酒杯、一块红棉胭脂。老妈子们表现得比张廷重和黄素琼两个人还要紧张，仿佛这个小婴孩的未来全在抓周这件古老而神秘的事情上。

她伸出粉嫩的小手一把抓住毛笔，然后似乎还不满足似的又抓了下胭脂——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又说抓的是小金镑和笔，但无论怎